

7点多,随着一声吆喝:“开闸了——”鞭炮齐鸣,闸板缓缓提起,潮水涌进渔港。

等待这一天

从5月1日,渔家就等待这一天,3个月了,也可以说是漫长的等待。8月1日,农历七月初四,开渔,桁杆拖虾网、围网、刺网类渔船,结束休渔,这天出海捕捞。

青口渔港内,一艘艘渔船早就刷了几遍漆,加足了柴油,更新了设备,备好了生活物资、网具、淡水、冰块等,桅杆上飘扬着红旗,整个渔船张灯结彩,焕然一新,就像新嫁娘一样,远方的渔场敞开宽广的胸怀,正等着迎娶。

下午六点,涨潮,海水从秦山岛那边涌来,后浪推前浪,拍打着浪花,沿着青口河出海口,漫进青口河。此时的下口闸还关闭着,等到满潮打开,有序放行渔船。

一辆辆小轿车和工具车,一辆辆电瓶车,还有自行车,泊停在青口河大堆上。渔政部门人员来了,港口管理人员来了,新闻记者扛着录像拍摄器材来了,看景的人来了,人头攒动,都挤在下口闸两边。

7点多,随着一声吆喝:“开闸了——”鞭炮齐鸣,闸板缓缓提起,潮水涌进渔港。指挥的人用电喇叭喊着:“调整好航向,对准航道,出闸。”一艘领头的渔船,大概有三百多吨位,拉响汽笛,缓缓驶向闸口,稳稳地驶出闸门。后面的渔船保持一定的距离,一艘跟着一艘,也驶出闸门。下口闸上方,落日的余晖给朵朵白云镶上金边,三五只鸥鸟悠闲掠过,几架无人机在空中飞来飞去……

闸两边的人们都拿着手机,有的录视频,有的拍照片,都想留下这珍贵的时刻。我身边一个漂亮的姑娘拍一下身边小伙伴的肩膀,指着渔港内驶来的一艘渔船说:“快看,那是我们家的渔船。”两个小姑娘眼睛一眨不眨,目送那艘渔船驶出下口闸。她俩意犹未尽,又跑到东边栏杆旁,一直望着自家的渔船随着前面一艘艘渔船,驶向海州湾深处,消失在秦山岛那边。

我来了兴趣,向小姑娘打听她家渔船的情况。小姑娘介绍说,她家就在旁边的下口村,自家的渔船二百多吨位,招聘了8个船员,大多是老船员,哥哥是船老大。这次出海,是去吕四港捕捞梭子蟹的。海上作业个把月,捕捞的梭子蟹,有专门的海鲜船收购。挣钱是挣钱,但海上作业太辛苦了,也有一定的风险。等到他们回来,浑身都晒黑了。长期的海上作业,一下船,连走路都轻飘飘的。不是渔家人,一般体会不了这些。父母心疼,我们也心疼。

她指了指旁边的小姑娘说:“这是妹妹,今天我们来给哥哥他们送行,祝愿他们平安归来。”我也笑着说:“今天是个好日子,我们一起祝福你哥哥和所有出海的渔船一帆风顺,满载而归。”

下口闸东边,青口河宽阔,一艘艘渔船就像蛟龙那样,慢慢游动,驶出出海口,航向海州湾深处。好几个钟头,170多艘渔船安全出港。现场指挥告诉我:“这几天涨潮时,每天出海一百多艘船,几天时间,所有符合条件的渔船全部出港。9月16日以后,张网类渔船也陆续出海捕捞。今年秋捕,又是个大丰收。

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,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里看见爸爸妈妈的身影,那时妈妈陪着爸爸刚刚化疗回家,冬日的夕阳,把爸爸妈妈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地上,长长的背影慢慢地往前移动。

父母爱情

小时候,不懂爱情,总以为父母之间拥有的是琐碎,是平凡,是太过接地气的普通,我所期待的爱情必定不是这样的。最初的印象里,是远在北方工作的爸爸年假探亲回来,妈妈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爸爸做了一套衣服,可惜尺寸偏小,爸爸生气地把裤子撕坏了。多年以后,妈妈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,总是对我说,那时候爸爸的压力很大,舍不得花钱,所以借这样的方式,让妈妈以后不要在他身上花钱。幼小的我没有记住撕坏裤子的爸爸,却记住了妈妈对爸爸的付出以及她对爸爸无限制的包容。那时,不懂父母之爱。

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爸爸顺利地调回了工作,爸爸妈妈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。后来,刚刚团聚没几年的爸爸妈妈,因为妈妈的继续读书又开始了两年的来回奔波的生活。那两年,真的很辛苦,爸爸和我生活在自己家里,妈妈在外地读书,妹妹由外公外婆抚养。每到周末,爸爸带着我乘船或者乘车去乡下看妹妹。那时,日子很长,乘船行走的光阴更长。那时,盼望妈妈归来,期待一家团聚,不用每周乘船或者坐车去乡下看妹妹,成了我最大的心愿,想来,更是爸爸妈妈最大的心愿。

真正读懂父母爱情,是在很多年以后。那时的我,已经初为人母,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爱情,却固执地牵起了父母都不曾看好的人,即使这样,爸

妈妈依然把同样的爱给了那个他们曾经反对过的女婿。总以为日子就这样,让我守护着父母渐渐老去。那一年冬日,我永远不会忘记,爸爸患上了食道癌,一直被爸爸保护得很好的妈妈,以惊人的毅力扛起了一切。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,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里看见爸爸妈妈的身影,那时妈妈陪着爸爸刚刚化疗回家,冬日的夕阳,把爸爸妈妈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地上,长长的背影慢慢地往前移动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爸爸妈妈,他们是那么坚韧,不管多大的苦难都没有压垮他们。他们又是那么地隐忍,最艰苦的日子里,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、留给对方。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,不忍叫住他们;我忍住心中的痛楚,逼回眼泪,刻下了那最美的爱情模样。

抗癌五年的爸爸,带着万幸不舍,离开了爱他和他爱的我们,出殡那天,妈妈把之前忍住的所有眼泪全部倾泻出来。爸爸对妈妈的爱,总是藏在细节里,比如化疗结束回家,趁妈妈收拾东西的空隙,会在路边买两个烤得香喷喷的山芋给妈妈。爸爸对妈妈的爱,刻在妈妈的心里,让妈妈看遍身边所有夫妻的样子,妈妈总觉得她是最幸福的存在。

父母爱情,给我幸福,让我心酸;父母爱情,更教会我如何爱与被爱。

盐场的夏天

盐场的夏天,处处流淌着一种别样的美丽。黎明,空气清新、沁人肺腑;夕阳下,涉足那一块块盐池、一座座盐廩、一排排机房,置身于波光粼粼的养殖池边,沐浴着晚霞,顿觉精神焕发,整个人就会格外清爽、惬意。

盐场的夏天是忙碌的。圩下滩头、养殖池边到处都有辛勤劳作的人们,他们头戴防晒帽,肩搭毛巾,背负着烈日的蒸烤。银色的滩上,盐工们的脚板满滩弹响,滩前滩后跑着制卤,用一腔赤诚的身心和强劲的臂力,顶住火红的太阳,托起洁白的盐晶;出鱼的塘头,人来车往,一筐筐鲫鱼运上岸来,送上车去,丰收的喜悦,在渔歌的号子声中荡漾。鱼鲜的美味,在空气中四处漫溢,男人、女人的嘴角上,都挂满了醉人的音符。在这生机勃勃的夏天,盐场人或忙着制卤、或洗补塑布、或喷药施肥,或投喂鱼料,或装运饲料……任凭满身的汗水肆意流洒,全然不顾。他们深知,

没有夏季的挥汗如雨,就没有金秋的硕果累累。

盐场的夏天是温馨的。闲暇时,盐工、养殖户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,摇着扇,端着饭,喝着茶……谈天说地。李家的三级卤水上升了多少、王家的鲫鱼卖了大价钱,张家油菜籽有了好收成,相邻的池塘精养的黄金鲫发了财……人们在闲聊中交流着信息,交流着技术,也萌动着一个个致富的想法和规划。盐场人质朴,总爱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与邻居分享。即便只是一大捆碧嫩的蔬菜,一块沙甜的西瓜,一小碗腌制的泥螺……那番盛情和真情会让你心里凉爽爽的。

盐场的夏天也是静谧的。夜幕降临,星满月空,劳累了一天的盐场人早已进入梦乡。这里没有乡村鸡鸣的鸣叫,没有猪牛的聒噪,十分沉寂。盐场的夜晚勾勒出一个个让心灵栖息的精灵:月光、河水、鱼塘、盐池……

夏天,盐场是一杯甘甜的泉水,清爽怡人。

一声老班长

初中同学萍随儿子一家居住在安徽合肥。前一阵子,安徽部分地区的疫情比较严重,便给她发了一条“请多保重”的微信。萍回复道:我们住在军校里面,目前这里没有疫情,谢谢老班长。

一声亲切而久违的“老班长”,引我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1973年春节后,我病愈复学,入红卫小学五年级就读,当时的班主任是何宗岚老师,班长是周德柱。德柱后来成了我的莫逆之交,这是后话。当时的我们,都是十二三的年岁,在农村叫作“狗也嫌”。德柱,在班上年龄最小,但学习成绩首屈一指,就是有点调皮,少了点班长的范儿。时不时地会有同学去何老师那儿告状。何老师有点不胜其烦,见到我插班以后,学习成绩与德柱不相上下,且少年老成,便任命我为当班长,让他改任班委。这样,我从小学五年级起,初一、初二,头尾相连,当了三年班长。

初一班主任是李炳高老师。印象中,李老师在课堂上挺严厉的。他篮球打得好,烟瘾也比较大,且这两点与我都有些交集。下午活动课时间,老师们分成两队进行篮球比赛。李老师必定是其中一队的主力。他甩掉衣服,低头瞧见自己穿的是一双松紧口的大底布鞋,再转眼逡巡,见到我正穿着一双新田径鞋在边上看热闹,便招手让我过去,将鞋子换给他上场打球。嘿,你别说,师生俩的脚还差不多大。只是一场球打下来,可怜我的白鞋子上,被踩满了黑脚印。回到家里,在小河边,先用洋碱洗刷,再涂上一层牙粉,晒干后才依稀恢复了昔日模样。又一日,李老师叫我去街上我奶奶店里为他买一包香烟。那时,我的奶奶在街上开了一间杂货店,有些香烟在遮遮掩掩地售卖。犹记得,每次李老师要买的香烟总是“飞马牌”。

上了初二,班主任是水克松老师。首先是水老师的姓名吸引着我们。因为三年前美国总统访华,尼克松的名字家喻户晓,现在我们的班主任叫水克松,多有意思啊。水老师不仅课讲得好,而且班主任工作也做得细致。特别是我们毕业前夕,同学们依依惜别,互相赠送年画作“毕业留念”,俨然一副大人做派。更有少数女生,悄悄地给要好的男生送手帕、送小照,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心中荡漾。见此情景,水老师找我去谈话,大意是说,你们要升入高中,很多人还将是同学,不要这么伤离别;你是班长,要带好头放好样子,等等。水老师的一番话,算是为我们的“惜别热”降了温。

后来入高中上大学,不再当班长了,所以,如若多少年后,有人叫我一声“老班长”,蒙着眼睛也知道,一定是我日夜思念的同学少年。

登瀛